

愧

瘖

集

愧瘖集卷之十七

莆田二山野人林大輅稿

序

贈郡推三洲章侯擢揚州同知序

嘉靖癸卯三洲章侯節推吾郡以待御史謫也
乃丙午春遷揚州府同知則閱四祀矣人之言
曰謫官之情三矯之者識也平之者量也強之
者力也夫高而不能下盈而不能約強而不能
縮於是乎以謫爲困若弗可勝者將弗至鹵莽

其用而於業荒耶夫擬俠以爲豪助長以彌釁
割強以防誹於是乎乘謫而賄惟恐失之將弗
至鄙夷其民而於行蕩然無度耶侯無是也侯
視刑獄簿領整暇而弗苛億以虐視僂遊邑篆
釐大小月無經之費山之氓嘆曰吾自束髮知
費剝膚也官欲之疇其釐之於今知侯不隱蠹
矣復視篆於莆經畫節汰里甲落網倍省哀羸
費爲黃後峰買祀田清蔡中節太和陂田集稻
備土以免徵庸激俗阜民多類此侯爲御史巡

城巡庫巡路巡屯禁戢奸寇視歛緩征諫章彈
文皆光于職爲才御史凡閩巡察非舊僚則同
年進也亦皆於侯乎重他郡邑事糾紛皆檄侯
戡之操切剝度率不詭於猷人無斃焉揚州之
擢其固繫莆之人哉夫謫者卒歲以遷侯之遲
格于例耳而辱惠於民父郡丞高秩也浸浸乎
柄庸矣而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可已乎是故
君子之欲行志於浮食懼也於詭譽警也於素
位安也而遑擇官哉其欲崇業視瞬猶旬也視

日猶暮也視季猶世也而遑徇人哉侯之行其
有以慰維揚哉人曰維揚莆陽二封咸大郡折
獄清戎咸大政變而通之以宜民昌治運於無
窮莫南服以示望揚人之慰之也其弗光於莆
已乎凡撫臣巡察之控轄達宦國士之周遊遷
客羈人之談摘於孔道莫揚若商賈輻輳習俗
靡泆且有善政夕則傳之侈心微揭鼓而章之
勢則然矣於識蹟蹟於量營營於力涼涼侯將
疾而卻走之予亦知侯疾而却走之傳有之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予林莽鄙劣敢謂侯同耶其所希則不越於是已爾莆田縣尹劉子宦偕其僚來曰三洲公行願先生將之予乃述而應之蓋竊比古贈言之義云

政譽篇

麥斜山人某曰今之善政者其前修班與夫弗側夫體弗固夫用心迹奚睽焉睽者非夫養之綽也賢規之聖學之今昔奚相遠也遠者非夫志之崇也昔子產爲政民始誹而嗣誦之夫子

之用於魯民亦始誹而嗣誦之聖賢志同體同
養同非夫比而襲也奚於今獨鮮也衰德瀉風
予慨也久矣夫少峰泣侯之丞吾郡也三餘月
矣不鄙夷我民而子惠之訟者辯者覈于庭暖
情曷蒙曲言曷售訟直辯罰辯直訟辜民出庭
則撫掌曰公親歷吾爭哉凡親屬爭則惻然曰
彝瀆也蠹也豺兕氣戾也忍也鎔錙盛化能覆
惡耶則平其爭又諭之曰若無失夫親也若無
失夫故也民愧而咸睦章縫之士羣及門焉侯

規以大雅導以淳樸嘗曰士重者人也貧而守
者業也業預長人者也而顧容於人可乎士乃
知大道弗黨於僻考德問俗碌碌者含矯矯者
觀灝灝者異舍弗畛域觀弗標的異弗璠璣公
嘗曰多才之邦予有友道焉婦之貞錄之士而
好古禮之民尚誼能施者獎之官屬不能裕養
者周之鄉君子之貧優視之公於莆其功矣夫
人之言曰公視篆人僕公爲守數月之政兆爾
借公弗能久其無永懷哉公起家進士爲庶吉

士稱文行爲廷尉屬爲比部郎稱明允閱歷二十載稱淹滯墜實脩然稱時聞人符卿之擢於公何加焉而忌者輒抑之爲副轉運再朞爲丞復朞侯也偃蹇慷慨欲奮袂而去之予每見以世責相語爲民留盖三致私焉嗚呼循謹浮湛采聲樞人援交獵華曲士之智也俯俗慕古抗志高深遇也行義遁也得仁豪傑之操也視迹而淪真計近而遺獨愛憎進退徇浮眩實官人者之多術也閱世者憂焉少嶧之迹屈而其道

伸也郡之人蒙澤采采章也於少峰奚抑焉郡
文學博士詹冊等過予曰少峰公之得民也視
諸聖賢速而易矣弘濟時艱長我王國其大
用未艾也邇者巡按之察吾閩獎聲有燁人皆
誦之四座之師若徒爲公溢喜先生其奚言之
山人復言曰聞之前修矣毅植邁往砥道俟時
譽若驚毀若寵凡民莫之知也而知之者君子
也又其知者天也少峰其進於是矣楚人操舟
海猶衝然與者謂能絕江漢似也代人馳騎絕

塵行空過都歷塊淺之乎與也吾知少峰矣諸
文學再拜曰微先生言吾謂毀譽之可以觀人
也譽言可華君子也先生政譽之論精矣敢質
諸少峰云

贈郡推龍侯南岡遷漳州同知序

龍侯南岡吾郡司理凡數月遷漳同知維時少
坡沈公擢守鼎來言于林子曰南岡吾同釋褐
爲給舍直亮敢言違時屢謫司理者肇量移也
吾柔而強翊洞而昭翊虛而任翊百心規焉詎

謂卽遷耶遷弗於莆而漳之私耶先是漳之報
至別駕胡侯石東亦與林子言曰南岡有大力
於莆庇予弗逮邇者御史臺暨巡守行部予署
篆惴然虞釁南岡導之故實約之寅恭申之洪
恕予幸而免弛事之誚南岡遷予奚弗思焉嗚
呼獲上信友南岡餘行也林子知南岡矣夫嚮
時援交積歲藏資非所以語豪傑也滴真集詭
侈遇弛謙非所以語裋修也南岡其亦慕夫歐
陽子乎歐陽子之貶夷陵也閱陳年公案多在

直乖錯暨而遇事益不敢易峽州同宦尊若卑
和恭共濟無違言焉再歲而移光化閱數歲而
叅大政勳伐樹于毀譽之交朴忠弘於學古之
志崇資侈遇何有哉謂歐陽子豪傑禔修弗忘
非耶南岡生歐陽子之鄉其於前脩弗嚮徃思
齊已乎夫言揚衷也事章志也南岡先而直言
道行也外祿而任事道亦行也監後者視前監
人者視已南岡嘗臧否天下士矣其諸自命而
孚于人固知於俗巍然觀也易之需曰有孚光

享貞吉漸之彖曰止而巽動不窮也夫君子素
位而弗顧外先事而後食達分知命皆需也難
進易退動以順時處高弗危永有終譽皆漸也
二辭之義大矣哉南岡識高而能抑量廓而有
容學苦而彌見道於利用奚疑焉漳劇郡爾政
倍於蒲嵒邑遠壤蠹習妨紀觀風者其弗剔而
新之耶抑侯於漳之席弗能溫也少坡公會推
吾郡時守吳公雲泉以考績贈言予役闕七歲
公專城矣視之猶瞬也南岡抑且久聞藩臬長

貳終惠于民莆日聖之某林莽迂生亦日聖之
欲達志若業也非其私之謂也故於贈言也預
申之

贈平海教授張子一初九載考績序

博羅張子之爲平海衛學教授也凡九載矣諸
門人來徵山人之言爲贈山人曰奚以言之蕭
生桂輩曰吾師也穆乎修也裕乎養也教勤乎
愿也無鈎棘于言城府于色也殆非炫於聞與
沙生池輩曰濱海之氓帥伍籍也庠序所錄儒

生宦胤半焉詩書道則粵有聞人矣久於師非
難與林生達科輩曰守官者弗時迂識者弗虛
競譽弗疑便營弗愛吾師也備美焉凡吾徒罔
弗欽而悅之將弗能稽矣乃陳生遠揚輩復言
曰昔者師之分教江夏也逾六載門下之士登
薦書者凡若干人江夏楚衝邑公昔保釐於師
屬賢焉再命平海丙午鄉薦英然稱者又若干
人於剗則盈於績則多於官則能師也猶淹然
抱滿牒僕僕比徂銓衡者吏道樞焉固如是已

乎山人乃復揖諸門人而語之曰夫勵業者弗
覲遇也嗜義者能抑私也好修者殆知命也張
子之勤於江夏猶家食于庠也其教平海猶夫
江夏也九載之內臺使者行部暨藩臬大吏以
職事而蒞吾土臧否諸屬蓋多矣憲臣督學政
歲一臨焉稽行采言瑕瑜其品亦多矣郡之長
貳衛之帥長喜若怒恭若侮其試者綜然多也
張子者其容渙忍而安于官浮詭而譽于上側
僻而悅于其友耶則教平海者猶難夫江夏也

訓導遷州邑博士常也而張子教授焉逾秩矣
教者率三歲一遷或數歲倍遷張子乃三考焉
非今所謂淹者與然而好修嗜義勵業其趨弗
數矣茲行也抑有弗豫於心哉予聞張子之修
葺宮牆移文節他役費有經改鑿泮池以恢廟
學之勝則捐祿爲之皆人所難也嘗曰貧者士
之常師匪人吾愧焉是故澹以養廉靜以御囂
禮以薄利恪以視人廣夫心也隨所任使皆能
光于其職其用固未艾也張子嘗告予曰羅浮

山也有道者多居之吾當結廬其勝遊而休焉
噫是志也非時也人望於張子者迂耶諸門人
謝曰可以爲白石師贈言矣

贈東淇陳君壽六十序

嘉靖丙午二月二十七日東淇陳先生六甲初
週也所厚嬋姪先期過予徵曰六十曰耆指使
曰杖於鄉言老也東淇蓋初壽矣公盍彰之余
小先生一齡少偕從宋西村先生學從祖德安
尹竹西翁乃先生岳翁余撫楚歸餘紀先生體

念勤焉今皆皤然翁矣弗於是重有感耶夫自
踐后逮于支黎有殊觀焉勞勞者瞬愉愉者實
歷地也自裕用逮于卹艱有殊孚焉功積者神
憐之私自喜者畫畛域也自達分踰顙有殊徵
焉其泰也慶若躬其兢也蠹若臆同於年不同
於適也類如此者夫壽難逸壽亦難壽諸道尤
難君子其無貴於年哉先生弱冠勤舉子業暨
孤任幹蠱乃謝進取曰吾於鉛槧匪緣也焚香
掃地手不釋卷對相知者款款談古今事有論

世之益疇謂淺云小心畏忌視公府若坑塹然
恒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事直而拙於遠禍
理勝而韜於訥詞疇謂拙云梅洋地官顧林壑
觴詠任心東淇偕諸第可蘭秋泉四五人暇則
杖屨登東山諸勝休而歸名宗伯仲所鮮疇謂
誕云六十初壽爾其固足稱也然四十年之間
沖節任難守黑守雌紹休教子息交絕遊其徵
也約其孚也實其觀也遠進而期願固未艾也
僉曰可以壽東淇矣願公進之余再拜言曰先

生曾王父暨王父文昌博士俱贈太司馬祖伯
太宰康懿公咸有光于世謂壽委非與烏石龍
坡道折而西有雙池池之澳有竹先生結廬樂
之謂壽域非與彥輔積學有待弘衍世業於是
乎冀謂壽澤非與僉曰頌也規善祝哉願公書
之乃書

莆陽紀案序

莆通歲歉恒瘠民甲辰乙巳歲二麥庶穀種弗
時恒暘牯之剝以風其穫也視歉歲倍置焉民

飢者大半皆取草木治而食之疑於食者數火
以舒毒沾膏以存鹵間錯之粒糜之羹之餽之
予備稽之非醫典所名者多也野人曰予老矣
疇識若草可食也予試嘗之焉螫舌網咽內翻
覆作鳴野人曰僵仆人也需而撐腸耳嗚呼予
亦老矣乃知莆有此荒也維時邑侯劉子賓適
入

覲還弗居室乃禱于諸神褐衣芒屨稽首于衢
齋于幕凡幾旬日乃議言賑貧勸糴貸募外商

蠲輸納立保甲操民兵呈于諸司商而行之乃
覈三貧之戶單車循郊募民移粟民之悅之也
有徯蘇之誦侯其功於賑哉是荒也巡按何君
古林行部予詢荒政何曰發賑也稽積貯勸分
也觀輿誼蠲賦也疏災分皆今日爲民憂敢弗
敬耶凡邑之人望之旣而詢之巡守諸君則曰
南三郡均災也貯能給耶莆鮮殷戶能輸誼耶
覈災慢減賦無稽耶咸有憂之旣未浹月則藩
之檄來發帑萬餘金易穀爲賑郡邑之貯殷戶

之助兼焉未三月則減賦有報寬幾分矣巡按
諸司力也仁人惠利其博矣劉侯父母吾邑愛
而專也祛蠹警慢緩征禁暴區畫勤焉戶度人
詢流離鎖尾日視于庭庾釜斗斛弗出其鄉顛
連者津津然興疾痛者裔裔然平愁嘆者靡靡
然靖不有侯其疇體之而與聚所欲侯其功於
賑哉予撫楚侯爲諸生錄于鄉爲名士予以疏
災授劾歸既十載侯登進士長吾邑侯之政予
所樂談也蒲陽紀案邑人梓也予讀之序其大

者爾耳目覩記庸可誣耶夫治有方位是也化
有樞誠是也嚴削易譽掠比易章天之心神之
秘則戾矣矧賑饑匡屯贊化撫世弗誠弗仁其
何以行之哉侯誠且仁矣今丙午之災猶前二
歲也侯復入

覲能終惠于莆達諸

天子而復生我民者乎是固林壑之所憂欲言
而未敢者也

贈三叔母方孺人節壽序

嘉靖丙午夏五月半有九日予叔母方孺人壽
屆八十君子曰節哉壽矣其完譽而協諸乎哉
其食報而俟諸數哉報若否於太稽焉數圉之
或弗圓數譽否終于修匪襲乎也值乎難若孺
人者再拜誦美奚與道越諸叔氏昆弟氏皆教
告再拜孺人于設悅之旦非孺人悅也君子曰
節哉壽矣謙而俯俯思而齋齋齒烈媛淑醜殆
類是哉先是孺人六十宗人曰可壽也孺人曰
未亡人強食視息與林延縷脉食則抱孫矣如

定年也結腸縮筋跛趨瞽矚尚謂人哉奚壽可
既而進七十宗人曰可壽也孺人復曰吾敢謂
稀年易也孤業舉子尚淹志諸孫嬰稚未有自
見可豫予色泉下之魂其無念哉奚壽可至是
而孺人復欲辭焉諸叔氏語某曰夫壽難節壽
尤難鄉黨之人猶侈談之況友于誼道叔若姪
情也其又可解乎於是某乃作壽之言叔母州
文學博士方公廷章女也少有異質歸吾叔崇
實叔潛心苦學其黨稱其文章竟年二十二卒

叔母少一歲號慟屢絕踰月吾弟轍生吾家無
羸遺之業孺人無可事之姑惟吾祖叔尚義公
在孺人熒熒嫠寡疇弗憐之乃脫簪珥以助不
可已已之需月績星銖裒錙累粥粒未盈廣瘠
田若干畝經紀內外務如有力丈夫然轍稍長
遣就外傳與某均誦習同筆硯足不踰闕聲不
聞戶米鹽薪芻皆自節縮茹苦攻淡其識到也
吾母淑人多孺人二齡五十餘年妯娌相視敬
弗弛嫁二孫女布帛不外市敦厚敦序二孫婦

必教之勤而業慎而言約而儀稍疾不伏枕病
間偃僕循行曰稻奚曬奚趾麗泉奚析奚筐匱
畜奚逸奚戶闔婢奚役奚鼻息而偃後行諸婦
輒晒曰老人不自取聞乃是乎某偶見之間曰
無勞乎則笑曰性則然矣抑過眼終礙忍弗言
乎茲歲春孺人呼某語之曰吾痛楚於少壯艱
虞紆鬱萬言弗宣也吾蚤夕呼天監吾心矣而
視吾例諸母其孤吾素乎某拜而復曰叔母之
節郡邑大夫未之知 綸言未之褒皆某過也

蓋將有待焉吾家王妣趙貞烈撫孤今蕃其胤
殆數百指然趙甫所罕也乃今復見孺人焉孺
人之壽其世壽矣乎諸叔氏進某言曰壽足獻
也節足備也言足彰也家之美徵矣君子之澤
遠矣聞者可以興矣

梅谷鄭翁八十壽言

嘉靖丁未封主事梅谷鄭翁年八十其生之辰
五月十有三日也鄉諸君子戒期持觴再拜壽
翁先過林子言曰曷壽言某曰翁丈人行也間

侍翁遊倘佯泉石歷壑經丘弗杖弗童間居清
言離垢完貞其故難老者與父曰曷壽言某曰
隱德翁也事司訓公顛沛孝思神鑒其誠異徵
也翁每語諸人諸父昆弟友恭無違言親黨之
貧者恤之惻惻然思謂翁其今之人與父曰曷

某曰翁世澤數百祀矣裔多賢今爲盛也
翁命服輝如子若孫金緋鵷鷺近侍遐思章章
乎孝也其盛美者與諸君子曰今知翁壽矣
造物者抑翁私耶夫可以語年未可以語善積

猶弗壽也割肥烹鮮撞鐘擊鼓時多其人焉悅其力之所能爾而侈於輿言則未也可以語善積不可以語休祉猶夫壽也脫寢願獨養素俟命賢者所安也而人之言則疑夫天道難謐而善積者未必獲報也今乃知翁壽其弗可及者與昔者翁年六十嘗壽翁矣伯子弼登進士爲戶部郎鼎釜之養翁得之若驚而其志樂也旣而七十亦壽翁矣弼謝郡守歸與其弟某色養無方而孫東白弱冠登鄉薦書翁雖抑抑持滿

而其志樂也既八十矣人擬壽翁翁語郡守以
遲齡將無見東白登進士也未幾報至翁偃偻
俯循焚香謝天斑衣前後孫曾繞膝其樂孰大
焉莆仕國亦多聖族壽而榮福履無彊如翁者
鮮矣天之愛翁若撫嬰然適其欲時畀之翁之
取實於天如持左券然則雖閭之士黨如翁者
亦鮮矣翁雖欲卻爲壽焉能勿壽或曰沕穆之
候大道宗也彼歌聲殷然出戶者其擊壤老人
耶或曰梅國之野陽元潛也彼抱霜雪而滋道

顏者其南華逸僊耶或曰綠野之堂物皆春也
灼灼離離芒耀薄霄其東方生歲星耶於是林
子再拜言曰翁壽可風也風于族亶力仁讓永
世咸休風于胤孝忠儉勤無忝爾祖是道也郡
守能勉之可以勵俗矣旣以復諸君子而爲諧
甫三誦焉

贈若峰吳郡丞遷南京刑部郎中序

若峰吳侯起家刑部郎旣而謫維揚別駕再歲
遷興化郡丞又再歲遷南京刑部郎中論者謂

之賜環或曰侯猶弗謫也內秩叙年徑而進者
鮮矣今之遷殆猶內秩也或曰侯於政勤矣歲
所報籍籍裔裔度諸內秩不旣多乎林子知侯
者其曷言之於是林子乃言曰侯其得民哉無
間邦之人侯思也初侯丞吾郡守在焉部使者
借侯之暇凡劇務蠹目檄經剔之侯之足跡殆
周閩壤矣夫操切矯詭任心自雄善政者病之
俗素淳也爲姦利爲剽竊恣睢暴良而要之賄
役人伺怙殖畝豐食守欲創之駸駸然弊矣侯

無遑於丞之朔也侯視篆數月平易近民節縮
浮冗薄役緩征民麗于辜諭之警之撻之弗文
以苛有殺人于塗之厠之逸告者言佐證意逮
之侯弗問人疑焉越數日杖械殺者獄整然成
矣是獄也虛心覃訪灼機稽覈謀若與也奪貨
罔失也人謂侯若神焉邑有協辦之征費鉅萬
也役者蕩產以需官墨私橐日裒之恐哉民愬
于監司檄郡蠲議郡難之格弗報侯查前牘約
近事其用有經官出納之盈縮劑量民弗知也

邑二百餘里閱十歲更番爲役省前費者十之
八民歡若更生雖百世猶澤也侯廣志之學宏
業之器修潔淳良之用於茲乎徵侯功于莆哉
漢郡邑之治最爲近古增秩賜金章吏循也以
永民惠民愛若吏則順其情復吏焉河內寇恂
是也以侯之賢聞諸

天子廟其庸而久任之移而守吾郡久而長藩
臬秩列卿可也時割間如漢語漢以規于今難
矣人視官爲傳舍如何武去後之思尤難矣侯

功于莆民之思之其聲音笑貌爲哉水部副郎
陳子孚元曰吾黨別侯之情猶夫邑人也言則
人人殊夫耆舊者謂侯弗弛恭於其老無困諸
雜徭章 君賜也祗祗誦之夫諸君子者謂侯
弗矜名炫智凡因革抑抑於衆商之夫諸同集
進者謂侯愛德規善惴然以端方削度爲懼吾
愧焉已爾皆前政所未聞也夫慎細行集義也
素位而行致孚也漢循吏而上永譽者皆古之
人也吾別若峰其將究予衷哉林子三嘆曰古

者贈言之義庶幾近之乃書之以爲若峰行贈
贈郡博齊子少東膺獎序

昔者林子備臬于江右也蓋有喜焉江右多豪
傑予咨詢於庠之士得數人而友之若齊子者
激昂從與諸生中尤可喜者予嘗聞談者曰昌
乎其氣也彼縮朒而自私則耻之斷乎其辯也
彼囁嚅而湛俗則耻之斐乎其文也由衷詣要
能言者弗逮也詭而悅其耻也予望諸齊子者
深矣去之二十餘年齊子與諸儕輩掄藝于鄉

輒弗達其數固云窮矣予林壑久凡江右宦閫
者或相過問則曰齊子困於場屋其可悲也予
答之曰凡諸豪傑其能必於遇耶遇而後能達
道達道而後能弘業弘業而後能事天前修則
然矣吾慮齊子之弱夫志也嘉靖丁未秋齊子
由歲貢授吾郡分教甫至三登林子之堂而氣
俯然而辨穆然而文淵然予於齊子莫逆焉其
喜勃勃然滋矣夫端士習豫化源教也明經術
章治能亦教也皆古人有行之者奚於今異耶

齊子學有力識有邁矯輕警惰模範獨植所好
非譽也返素存趨其徒之愿者將樂而至焉所
懲非激也背道麗辟其徒之誕者將惴而避焉
所矯非僻也振懦激剛其徒之靡靡役役將無
易慮耶皆齊子之志於其官也予嘗論齊子曰
牧能愛諫能直澹嗜而能強勵操而能誼齊子
兼之矣惜夫非其遇也而得慰予之知哉臬使
周公石崖督學行部于莆知齊子深者獨優視
而獎之門人宋生存吾弟轍請予言識之林子

乃言曰石崖公虛襟好禮衛道樂賢吾黨所稀也齊子於斯抑無競業邁往益賢其官耶謙者永譽約者持謙王若石似之旦夕之觀異焉非公之教也夫獎能曰仁與進曰恕稽其終懲諸輿言曰法公作人之功於是爲大齊子之自立尚庶幾嗣之予尚能章齊子之遇也

誥封太宜人黃母鄭氏壽言

東里黃氏之盛萃文物胤科名郡邑分仁憲臺嗣清太史振珂他姓所鮮也人皆曰君子之澤

與世張矣天道其佑善耶林子某某則嘗言曰
維坤德贊乾元氣會焉其地道功乎成物之義
大矣觀諸太僕少卿霖原黃君辦壽母宜人鄭
氏其尤可徵哉鄭莆著姓宜人母黃黃侍御公
次女宜人歸于司封郎中三塘公姻相續也歸
適寡姑方安人勉持家蠱宜人百心佐理先意
爲養偶值匱乏必捐簪珥布帛承姑歡公治舉
子業宜人殫力女紅攻苦茹辛以弼夫子之志
公累蹶春官雅外游宜人撫諸穉弱奉姑益懇

公拜保昌令宜人從宦所飭臧獲肅衙署日蒔畦畛擾池鮮以佐常食惟賓至則鬻諸市暨公致政歸浸畢尚平之債宜人度分稱時菲不廢禮裒祿餘稍爲家人產業澣衣糲食惟淪素風是懼姑氏老洗腆致孝敬不殊新婦人以爲難壬寅封安人則少卿以禮部員外郎考績推恩也乙巳晉封宜人則少卿任司封郎中員外郎詔錫恩也少卿遷太僕年餘疏歸省今且數歲矣宜人年七十有三白髮芳儀鳳冠象服荷寵

于 天延齡惟祐其弗爲至榮矣乎夫君子之
養親也曰志曰善曰榮順美志也子曾子之養
是也其惟知道乎嘉遁善也尹子之養是也其
惟素位乎顯親榮也呂申公之養是也其惟廣
孝乎露原少負奇傑宜人教以矩規範以大雅
人皆曰黃之宗必亢也弱冠登進士爲禮官寅
恭溫克勤學知恤上卿而下以公輔器之暨遷
銓曹恪然自信賢否天下士弗眩推轂善類弗
言功山林遺逸賴而進者多矣其有未進者奉

拳焉若失之亦曰臣業也子職也殆若茲與茲
謂霖原之養榮也亦善也忘也其允有譽哉宜
人懸輓之辰四月二十有一日也霖原階其第
懋賓懋宗過予徵言爲壽某某念吾母許淑人
氏母黃亦黃侍御公長女也支流異地無同源
與操觚執簡紀實揚懿予今日事爾抑宜人壽
日八十日九十日百年固未艾也榮曰恭曰淑
日夫人可逾節致也其諸異乎人之壽與矧霖
原以宦成歸省斑衣過庭升階百拜唐年虞日

歌咏

皇仁翁若姪王立鸞翔怡歡榆景其爲樂爲榮
吾得備觀焉古祝九如予今日情爾少卿乃再
拜曰公之言懇官輦敢敬承之請書爲老母壽

後峰黃先生文集序

後峰先生詩若文某游浚時則篋以從游楚屬
給事薛君應登校之被譴歸弗果梓越十載嗣
子相孺乞言於予予以時拙難之相孺不可予
乃復選校稍贊梓人餉適章子三洲先生以名

御史謫推吾郡聞之喜欲廣其傳某則序之曰
先生性嗜學歷官二十年所簿領墳籍參伍凡
格事至簿領了了窮詰玄奧於墳籍若將老焉
友朋相覲必談古哲企時賢雖飲食宴樂亦抑
抑陳誼肅色訥辭毅愿靜約其得諸學深矣當
時論先生吏道宦業皆侈然譽也獨於仕而學
莫不爲難先生自太夫人沒每嘆曰哀哀父母
祿弗逮養釋哀而比拜官十日痛憤一疏裂山
潰海固一時百祀之監也奚直慷慨禍患不有

其身已耶則雖古豪傑亦以爲難矣昔唐韓子
宋歐陽子皆一代文宗後之作者範之然韓子
忠而勇歐陽子濟時行道犯顏敢諫柳州金陵
或遺歎焉韓歐之不可及獨文乎哉先生邁往
直任爲貞臣爲遁夫爲仁人爲志士蓋無不可
者其發諸言冲適醇典殆類其人夫致用之識
襲則固達節之衷澤則誕仁義道德世之游辭
未有不附而賁能弗戾者鮮矣先生卒年方強
仕其進未竟然古之三不朽其庶矣乎予於詩

則編年文則類聚其諸作藏於篋者力弗逮梓
嗚呼人之景賢喜聞先生言茲集之傳可少哉
先察院爲先生作書屋教來學旣而爲先生祠
俎豆弗時章子憮然惜焉捐祿增田庸周祀事
乃監司見齋利公商茲舉也君子曰義矣可以
勵教矣予私喜先生身後之遇而信豪傑之道
不孤也

語敘篇

崑峰詹君登丁未進士以嚴翁松崖先生老陳

情便養拜興化郡學教授翁至宦所弗出戶詹
君爲養益專暇與諸生恪條約訂行業益恭以
孚未葺部使者獎之薦之臺省長貳咸器其才
暨再葺遷國子助教教一也基于郡廣于大學
其成教一也禮義廉耻以先之心迹名實以省
之任重道遠以擴之世務吏貫以藝之故曰人
文者撫世之紀也國子之教天下之趨也子孫
黎民永必賴之詹君其弗悅於茲官耶昔陽亢
宗之爲諫議大夫極論裴延齡而阻之相直陸

敬輿輩欲還其謫坐是遷國子司業司業清秩
以得罪時忌者居之毋亦曰亢宗忠者也而司
業則天下師官若異而道則伸也亢宗爲司業
責諸生不歸省簡孝秀德行升堂上傳經淑志
生徒斤斤皆有矩度而何蕃者獨行不黨尊事
其師毅然於進退之間驩咻之口人皆信之故
亢宗之賢諫則直以廣孝教則端以植忠後百
世談者慕焉我

明廷制給事諸科臺察諸道皆有官守其重則

諫也乏則於國子文學選焉諸文學聲望班班
然最考則得之故教人者師之良也輔主者臣
之近也志也道也業也君子會其衷矣詹君其
弗爲諫官已乎爲諫官其異於爲國子乎教國
子其異於教郡學乎君子之學孝也忠也而已
矣其志尚友千古旦暮也其道體誠萬務肝膽
也其業素位百慮蹊徑也詹君其亦必如亢宗
乎其亦弗畫於亢宗而將順於大道之朝揖讓
之日乎是在詹君遇之已矣經之言曰立身揚

名以顯父母松崖先生亦屢爲詹君誦教之矣
詹君在吾庠膳金助葬月俸恤貧廬之妻節方
之父若子孝申而揚之錫類勵俗爲澤者多皆
教之餘也其過於人遠矣春而雨膏澤而雲渥
詹君守約施博其固有待與江有多豪傑予持
憲八載去之二紀詹君者視予亦前修然林壑
過從迪予弗逮相觀明德白首爲期詹君其予
所畏哉郡衛莆僊諸博士黎君文畧輩暨諸閭
人林鍾榮等詣予求言以章其行予唯唯曰予

奚言進其惟學乎乃敦古友朋之義裨諸君子之規

贈僊遊尹石谿周君膺獎序

寧州石谿周君希程之治仙遊也永盈三載巡察趙君應祥廉其實而獎之縣學分教陳子典暨其徒鄭生希顏何生至德來言曰石谿侯善政吾儕所欽巡察獎語於美君遺然亦是以知石谿矣敢請公贈言章之予泰石谿知也乃爲言曰君子之志矯然希古於利濟若罔弗恭君

子之政優乎宜民於損益若罔弗度君子之譽
澹乎撝謙於體省若罔弗慊三者備矣於治乎
何有石谿其進於是乎石谿寧望族詩書進取
乎今爲盛專公司寇先生忠亮太雅林莽葆先
適然有東山之望石谿得於庭訓者深矣嘗自
考曰行志莫令若而怠業於掣肘者龍敷政莫
憂若而拂情於好惡者僻知過莫已若而矜侮
於毀譽者逆吾懼焉懼者其約已過益民之大

乎僊邑十餘里里甲役于歲需大小月之供新

米肥甘錯諸官宇館穀輿隸紛諸指使無名弗
經落產以費或用一而倍歛或細出而鉅取蠹
莫大焉石谿甫任剗剔之無遺蠹是澤也令先
之幕而下憲之鄉士夫之過其治供具稀寡皆
曰石谿之能節愛也歲歉艱食石谿歷鄉落覈
賑全活者衆官祖之金貯帑存佃凡若干鎰得
買寺田凡若干畝石谿區畫詳申諸司以金易
田實主之爲義倉積於鄉歉散之民有永惠往
者視金非正賦巡察多貽所私或他建置庸之

令非石谿也人曰石谿其循吏耶至於創官舟
修橋梁廣庠教煥乎治狀其足徵矣先石谿官
數月矯枉自信異者或游辭何巡察慎觀風者
獎其實曰政平人孚亦復獎典若未克石谿美
也然而君子觀政其克類於是已乎夫譽稽成
也而弗終爲戒政尚行也而渝素爲愆志懷微
也弗堅則慢慢則僨事君子所以兢業弗已也
吾聞石谿數求退無樂乎其官推是心也其於
器業抑可量耶矧司寇公懷道獨樂於天下生

民未嘗忘也石谿百里之仁波及鄰壤公聞之
弗怡然以喜耶他日遷大邦節愛如僊邑廣土
衆民膏遠而濟又非公所樂耶林子曰石谿子
民之道庶矣君子稽政之美符矣予言也鄙殆
輿言也非庠師生獨言也

愧瘖集十七卷終

愧齋集卷之十八

莆田二山野人林大輅稿

序

棠林世稿序

中丞翠庭公萃先四世公遺稿某校選之列而傳之稿梓則僭爲之序曰夫湛習者趨之靡於視身難矣侈言者衷之渝於信後難矣遺賢者教之荒於纘先難矣是故君子於視身也恪奚靡趨於信後也貞奚渝衷於纘先也孝奚荒教

人事之綱也。善世之具也。可以觀矣。吾林自唐以忠孝著代有聞人。傳而樛菴公則勝國時遺民入。聖代文行薦乃仕而綱齋公文章大魁顯而韋齋公薦明經仕而靜齋公起家進士爲時循吏。上下二百年間世德相承。朴忠胤美。林之澤長矣。四公平生著作若樛菴則多散失。僅存者錄之。綱齋集旣行世。韋軒舊篋炳然。摘而錄之。靜齋弗存。稿錄其存者。山峙川流霞輝星彩。世家文獻其弗足徵已乎。昔文忠子之論先

志自銅川上建五世之述詳矣今其述雖亡而
文中之尊祖敬宗繼志述事者百世可知也中
丞公表先美紹休聞其心與文中抑異耶公晚
仕至列卿澹泊之性疏約之守直諒之風憂勤
之業介弗偶時貞弗絕物天下信之懸車杜門
戶外事相遺古猶謂難矧於今易見耶四公之
澤張而流之光矣嗚呼盛哉公詩二子謀梓焉
公止之退然罔敢厠先公某與陳子宗本贊之
乃并梓梓季子文鉞詩哀志也嗚呼是可以論

世矣夫章往者所以標來也錄微者所以矯溢也源流之緒延矣子姓之教彰矣抑徒詩言已乎詩凡六卷以世次抒情會事釋物達辭有治世之音焉騷壇哲匠當有合哉

春渠叔氏七十壽言

叔氏春渠翁先中丞翁府君諸昆第也府君群從長幼凡二十二人今存者皆齒於府君少庚戌五月八日春渠叔適登古稀某某謀家之長七十五翁南園叔氏守谷翁叔氏合家卑尊登

堂賀焉叔曰予生也賤縻穀粟增年作也又曰
吾慙戾弗能悅人衰暮枯槁辱貶逾葬作也又
曰兄弟相視憂喜同也俯躬有懷多咎奚追作
也某某曰叔氏亦奚言之謙也年而古稀鉅喜
也諸叔氏喜而從事其奚辭之於是南園翁進
某某語之曰春渠可述者吾家素澤也爾其操
觚書之爲諸子若姪風焉某某唯唯乃再拜述
之曰叔氏壯時嘗商齊魯間值歉歲失其資三
年乃還自訟弗復商居城邑如山谷間人官府

不一識里中事可否利害言無隱衷弗任處分
弗嬰機械占私便至老未嘗以門戶城府餽齊
民一金窺疑爭者一丈尺田畝某某嘗歎曰使
人皆如叔氏惡用官府爲耶外祖張教諭暨陳
孺人家隕落弗能葬叔氏體毋張意與弟定齋
商之塋於南山鄉饑傭耕者食弗給請貸叔時
亦弗自給乃出孺人簪珥應之孺人難焉叔曰
彼爲吾耕相依爲命我則路視之其誰與恤孺
人卒與之卒亦弗能償也然見其人亦卒歛食

之無異色蓋長者也舍旁隙地數弓植花果間
以蔬菜旦夕抱甕灌之鄰人構屋倍數直以求
叔弟與或勸之曰地少價高可復遇耶叔曰吾
懼棄先業耳竟弗與所服衣皆數十緡不以綺
統飾冠履恒語諸子姓曰后塘居人此更彼改
惟林無恙吾家無厚貽惟有儉耳暇日焚香靜
坐讀却老方倦則弄孫自娛手不離箕箒戶庭
堂宇日灑掃家衆弗體掃徹輒復穢之叔亦輒
復掃之某某見則曰筋力奚任叔曰人之居如

廢傳舍然吾患之故楮荒籍斷麻漏苧雖微屑
亦拾而置之卒而有所需恒繼古人竹頭木屑
意無同與節序集賓客甘旨錯以新故罔弗歡
某某曰世之怙財力暴殄其母恣耶配孺人家
少二歲綜理閭政籟繁必虔諸姑妯娌無相稽
詬無忝內相云此非某之言乃諸叔氏言也南
園守谷翁言也叔也奚謙而辭焉酒維旨只果
維芬只再拜維恭只喜叔氏之能永年也憶先
中丞年餘六十惟某某獨子後也乃弟乃諸孫

叔氏亦獨子太朴孫一集於太朴冀其進取達
業尊親蓋勤勤焉叔氏之壽其願未艾享有嗣
休爲聖亦勤勤焉抑今日登堂再拜已耶南園
翁喜曰此吾諸昆弟子姓之情而都憲姪能言
之可以壽春渠矣於是定齋叔再拜謝曰春茲
筮述乃衍厥祥闡也其圖而張之爲林氏愛敬
之規

送齊子少東歸豫章序

齊子少東解文學教事而歸豫章也鄉縉紳輩

咸訝焉語予曰齊子積學而達諸教亦弗時容
耶諸門人懼問予曰師能張夫任也而奚棄之
麥斜山人林子夙喜齊子弗能對久乃言曰夫
知人者難容人者亦難而成夫人也尤難若吾
夫子其至矣乎昔者夫子之於諸子也質美而
悅之才英而達之悲其未進猶恐失之故曰吾
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至論
諸子可以從政曰果曰達曰藝而已無他短遺
也聖人之心其諸異乎人之心也與今曲士自

私異諸子之學也今之士而仕者亦異於古豪傑自期也夫大道晦而矜意氣似也其誕也誹集焉名實眩而規古始似也其亢也嫉生焉置然俯俗於趨若崇似也其標榜也厲階焉嗚呼其弗可畏也已乎齊子曾聞陽明先生之教而籍聲於士者之流慷慨負氣勵植弗群其論天下事皆鑿鑿乎昭是非徵利害足以引業而用弗匱論古今人物因時稽故畧迹探蘊而弗襲弗沿作腐儒靡靡語於學校之敘弗渙忍依違

昵惡藏慝俎豆寅恭模範淑俗爲良文學人謂
齊子弗稱時譽能與周之制官長自擇其屬今
制考覈亦自官長先之長曰賢人皆賢之長曰
否人皆否之故禔身收壘自官長始勢則然矣
况文學散秩也無他可自見官長不之賢疇其
辯之亦其勢然也齊子氣剛辭激不識避忌重
取譴焉乃得譴而歸人皆爲齊子言屈甚矣獲
上之難也予昔撫楚擬所屬覈諸司先呈覈與
予多異同予會諸司曰某勤某介擬黜過矣某

蒙詬某頽齡忝厥官矣反覆商訂易其考殆百
人時豈能知所易者盡弗謬也亦以進退庶官
事之大也勞勞百心庶幾無悔焉耳已金躍冶
自致其異也人安信之甚矣獲上之難也齊子
爲諸生也無負郭之田無蔽風雨之居爲文學
三年薄祿寡羸瘡孔莫裨攜空囊束舊籍若無
所於歸信乎遇之窮也節推張侯纓泉廉而慰
之爲謀其道路之費舟輿之力其意也勤矣若
齊子得纓泉憐才則志伸矣嗚呼齊子誠窮矣

齊子膺周督學之獎予之言曰若牧能愛若諫
能直語素也今爲齊子言曰君子之學弗毀譽
易操弗成敗渝衷弗壯暮變塞語志也齊子坐
里門操觚染翰傳經語禮以訓鄉之子弟尚有
餘業焉齊子其勉之乃諸縉紳暨諸生曰公善
論齊子也因書爲贈

贈陳母彭孺人壽言

彭孺人者夏官郎中彭希賢氏之姑余內子黃
叔人仲弟之甥之母也慧靜凝懿彭父母愛之

及嬪其夫子陳君嘉卿時陳翁餘姚邑博公已
不逮養事姑劉將順罔缺得劉歡心邑博公暨
列祖歲節奠諱日奠皆潔物備誠人稱其敬嘉
鄉君奉例輸粟授楚府典膳散階在鄉黨間
不苟然諾謙沖善與人譽之謂內助有翼陳君
棄養孺人綜理家政視側室蔡如子然蔡生子
應文孺人教之敦篤自植撫繞膝諸孫含飴分
甘長與之九古意數數同無所學也人曰孺人
賢母應文泉臺從事可入京得官乃以母老不

欲遠遊違養乞情于臬長例冠帶歸孺人謂之
曰我有孫輩知養矣汝年尚四十獨不能效一
役圖報耶獨弗爲汝祖汝父少生色耶旣復喜
之曰我疾則思子母之情疇能割之汝督子苦
學庶幾娛我老汝祖汝父亦未有紹矣余也近
聞之則曰信哉孺人之良於陳也凡言名家媛
先志玉在璞也婦先恭玉在礪也母先順玉在
器也古籍稱賢種種詔后美姿淳習見聞弗靡
安可以叙世規矚之耶是月之吉余間居西原

齊應文自會城歸謁余曰應文辭役弗北上矣
余叩之則述曰善養報毋吾志也復再拜告曰
毋之年六十有七擇期介壽約賓邀社願公之
言章之余弗良于辭然應文之志則崇彝也事
則近古也言則激慢也弗謏爲愛弗迂爲助弗
俗爲勉能於應文隱乎哉乃作歌曰涵江惟瀏
可以過游娛賓疇謀逢茲九秋旣甘且柔蓴鱸
以舟萱英載浮絢茲芳洲載歌曰嗟峨古囊維
海之陽石化爲羊竹鳴乃鳳有美壽羗霞佩雲

裳積善流光子孫其昌終歌曰惟絃與笙旣和
且清卿雲時縈鶴夾穀城西毋將迎眇茲蓬瀛
昔酒星明萊子之情應文乃再拜謝曰可以爲
吾母壽矣公敎勝於錫百朋也余乃書諸圖俾
張之壽筵

贈侍御曾元山先生巡閩還 朝序

今之君子得志於時官爲御史其要與任則代
巡其權與守則道法其專與專而獨則固權而
侈則踰要而役則靡謂之顧人其殆然乎臨川

曾君元山爲御史也奉

天子之命巡吾閩歲且周矣論治者籍籍然賢之二山林子某某側聞而企未見而慕見而服無數也昔人有言士之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廷而古之豪傑毋弗以要津自喜何也志弗堅則遷於習節弗凝則忽諸近皆君子所競而增益其所不能者也閩負山濱海間者巖巖連邑桀獷集而偵蒼莽越民聚攘劫焚抄肆其毒而去海舶盜舟通于大荒諸州邑逋逃亡命之徒

乘時飄發殺奪人貨縛人要贖僂無贖無畏歟
歲食匱乏深未易靖也公檄巡守大吏海防
專憲按舊紀督屬勤緝之環視矢后舟趨如履
盜發輒獲人用以寧行部肅恭奸毋察而哲先
之法無苛而仁煦之見毋隨而方約之獄必矜
民奚夫寃士必愛才奚夫隱蠹必祛暴必鋤澤
奚夫屯而竭持大體也細過必容急先務也彌
文必畧審毀譽也臧否必弗眩忠厚正直毅然
獨立於風紀之表談者籍籍然稱賢弗其然乎

予楚歸二紀矣巡閩先後諸君子得夫觀聞簡
清江練而任經畫可言也聶永豐介而察風裁
可言也何南海質而真忠讜可言也補偏救弊
激懦抗俗吾閩人皆曰良御史也元山臨川產
汝水儲秀靈谷銅陵諸峰儲靈竒氣脩芳元山
得之固天下大觀也臨川之先正直如蔡元導
豪如饒子儀哲如黃去私學行如鄒斌孫轍大
體如熊鼎品藻如楊軌其弗爲鄉邦之重矣乎
元山志業弘邁奚直今已也今宇內無虞大小

臣工罔弗竭力宣派渥德而法家拂士憂天命而忠 明主迂談濶慮槩乎有聞抑亦弗輕矣易之戒城隍於泰非惕也貞疾於豫非漫也元山復 命於楓陛效節于蘭臺嘉謀嘉猷告之於內制治保邦允惟其人充其用時棟屬焉國是章焉夷夏嚴焉固賢者事也抑予嘗聞於君子矣能任道者堅於任世談學古者希諸古人道未聞惡乎世責秦人視越瞽矣行則違惡乎振古優者象賢戲矣明水陳子予同年所畏者

元山爲我問之元山譽薦閩逸人誤及予鄙族
祖鏗臨川分教古處惟敦分教曰吾老且賤曷
以誦公予曰吾偃蹇支離曷以德報乃於元山
去閩之日分教拜予道左致二山子贈言

孝廉陳如賓先生集序

如賓陳公卒三十有六年矣道墜貞風無遠邇
老少皆慕爲孝廉先生也先生不以文章自命
不以言語爲教三立其趨眇然側躬如恐墜之
人曰先生其古君子也今之人奚方之道弗相

謀與髫齡孤苦至于弱冠至于成舉子至于第
進士其心一也至于爲劇郡司理爲

清時御史至于終養辭晉江教辭養祿至于逾
艾以終其心一也蓋嘗私識之竊有言曰人不
可以無畏也畏則敬敬則謙謙則日有所受增
益不能先生使東粵日曾見白沙先生白沙喜
與論學然寡嗜靜造義道規矩則先生所自得
者吉九邑訟牒相後以平其視邑篆若家人父
子然保惠教化民懷仰至不用一笞漢循吏多

意氣非所及也志養十餘年母病亦病母死亦
欲死羸然束骨不任支扶猶弗離苦塊氣奄奄
涕日以泣醫人勸之稍舒以受藥先生曰古人
啓衾易簀吾意豈異耶嗚呼先生任重致遠備
美完名其振古之豪哉某少則登堂聞教惕警
未能今且老矣探訂遺言正僞補逸後死者責
也集曰奏疏曰書札曰序曰記曰說曰銘曰日
錄穆乎和風瑩乎霽雪凝乎山立湛乎淵澄茲
謂文也精神肝膽於是章矣百世而下尚友先

生者其允有徵哉先生嗣子遠揚應歲貢北上梓之以傳乃表姪張子某耆逸陳子某相翊編次力若倍之先生道教感人其固祗將哉某不佞紀厥成

送郡丞晚亭文侯致仕序

晚亭文侯楚廣濟人也蒞興化郡丞甫再暮矣邇者稱疾三月致其官而去郡守后峰董公偕別駕三峰來節推舜泉孫過予徵言爲贈予嘗聞諸君子之言矣士者澹趨矯習視可欲之物

若贅然則與其志撫時倦遊介乎紛囂惟恐罹
之則與其節知足遠恥憊躬度力無溺以悔則
與其識晚亭疾可愈而急於退予疑其有托也
三登堂間焉以疾辭聞者言歸有辰晚亭之涉
世抑如斯已乎予非涉世者見夫人能善文辭
談玄眇高標格張齒允噓意氣樹黨儕翕翕于
于自視於天下豪舉願望非其至也然於功名
富貴之會去就升落之機陸陸遲遲倚違曼漻
其足以振靡激懦成章有孚蓋亦鮮矣嗚呼侯

弗悅於官喜退而果淺而言視繫遁何如耶侯
以辛亥到莆民方慕之尋檄視泉篆泉訟者情
暖尚詐力以喜怒生譽毀侯直而辯敏而詳得
終譽歸莆俗近漓訟或比人疑滯或弗解民侯
侯寅恭同三君子平之未可去也起家敎泰和
上海稱文學師儒暨宰封丘守嘉定稱循良吏
莆海邦僻壤侯不鄙夷而終惠之賢者道行昭
業日廣能於莆淹耶侯未可去也民之寡祐吾
黨念之侯之去其怗然予衷耶後峰諸公復言

日晚亭宦成名立庶矣其猶屯膏乎而卓識難
太平遺逸庶矣其未致身乎而知節難遠垢獨
善庶矣其亦眩迹乎而疆志難三者君所以涉
世也孰得而羈之吾弗能留矣吾愧乎長矣昔
韓昌黎送楊少尹歸言閒居之樂感慨之情每
讀而喜之廣濟名邑鄉先生如晚亭其易得哉
其易得哉吾知楚人之風有興也公撫楚歸二
紀矣有士如晚亭其贈言有輝哉予不佞乃以
微言祖侯于邁

瞻雲祝壽序

粵藩叅知甌東項公壯齡登進士振珂二京捧符三郡秉臆八閩維垣百粵道規物望藹藹乎章章乎吾黨同聲曰甌東其振古之豪乎巽峰林子入城則過予談公別歷且悉曰節曰文曰直曰仁曰憲曰任皆實有之旣而以公意誤屬鶴山翁壽篇二山子某作而言曰乃今知甌東之善養鶴山翁也昔狄文惠行役王事過太行顧瞻親舍白雲其下泫然北山之情千載而下

皆談曰孝如梁公可也甌東祝壽圖曰瞻雲景
行先哲其義深矣予亦曰繼梁公者如甌東公
可也公於甌東其弗安其孝已乎翁九歲失父
事母甚劬不喜拓產雖無隔夕儲浩歌朗誦達
旦遇知己必醉乃休經史星卜等書悉能涉獵
而尤精于素問難經針經之寸起什回生不言
功不責報爲封君二十年未嘗冷眼屑越鄉人
或族黨求平于官不逆情僞一屈膝鳴號即匍
匐不能忍非其利而爲之也嘗語甌東公曰聖

賢所存惟天理所行惟義欲公上達不世儒畫也又述祖訓曰聖經賢傳須當勉天理人心不可無欲公弗爲經生飾華渝素忝其祖也公疆植經務歷試弘業所以廣公之教亦有年矣翁之壽豈偶耶夫熙穆之世禎祥臻也禮義之鄉山水靈也駢蕃之錫福祉殊也翁遁迹葆光金渾玉粟謂之曰太平逸老非與粹衷介行毋斂里黨謂之曰永嘉哲人非與昌胤作則耄耄永辭謂之曰國家黃耆非與翁之壽其諸異乎人

者歟是故節弗嚮時文弗淪俗直弗毀彝仁弗
也膏憲弗恕僻任弗避艱甌東公翹然於君子
之林事君事親其心一也其道同也故曰繼梁
公者惟甌東可也是故炫美者竊比迹者張非
其人赧夫終也求忠孝者疑矣公於季世末學
得無激耶文忠在唐昭肝膽於危難齊生死於
盤錯錄善類於淪落樹勳伐於後時洪大業於
再造蓋三代之遺英也甌東公嚮用浸隆他日
所就其弗爲梁公已乎因壽翁且以壽公也翁

八袞有二云巽峰需言閱二碁鶴山之巔雲紫
星高斑衣有輝野人鄙語其庶幾可誦云

贈從兄其所君七十壽言

嘉靖癸丑兄其所君七十壽十月十日則誕辰
也姻戚鄭君尊卿項君彥卿凡若干人拜予徵
言予勃然言曰兄壽予深有感焉爾正德己卯
予上封事止南巡竟繫詔獄獄杖廷杖憂
難且深尋宵人構陷羅織妻孥復繫獄復杖先
中丞翁暨太淑人懼予弗生還兄請行計後事

別語二老曰以乘諫且直分百死諸臣後字也
聞人言翻覆疑焉憂焉匪比徂視之居弗寧二
老泣而送之旣而荷

聖明宥罪謫判夷陵歸過于淮兄亦至淮相見
吁嗟慰藉腴腴顏澤辭定逆旅如舍兄弟之情
不亦難耶黃後峰大理先予還亦遇其仲氏于
淮乃感二家之事題予贈兄篇有曰倉皇獨請
行兄弟急難情又自述曰從來不得他人力比
送南迎總弟兄是事也儒者愜談實錄也兄稀

年逸老抑非予私願望耶予辛巳起落遊吳凡
七年遊汴凡三年遊楚亦二年歸今二十年矣
兄長予四齡朝夕覲顏色問眠食桑梓相恭同
評生理尊卑相率同視維弱有無相謀同懼墜
落至於出入守壘疾病憂虞先中丞弟兄行列
若而人兄與予兄弟若而人皆欲如河東之柳
義門之陳所以睦族者敢背而去之耶兄視聽
弗眩而重登陟弗艱而阻存識弗罔而遺處施
弗乖而任其固壽徵與予伯父爲還珠丞荒陬

野館適取珠中貴人暨執役輩旁午絡繹多墨
食者地方巡守亦踈節簡目頤指氣使兄以身
任難供具罔肆卒歸於度而人皆喜伯父嘗曰
兒其幹蠱哉伯父卒于官歸囊如洗兄甘麤糲
東蔬豆鮭旬月適餉不肯易他甘薄裘短褐三
十年如初物儉勤苦辛其性然也其遇然也其
式後然也其固壽之原與憶予曾祖叔教授贈
御史勿翁壽七十八從祖學正翠翁壽七十二
侍御石翁壽八十一先中丞招翁壽七十八今

者南園公壽七十有九見泉公壽七十有六春
渠公壽七十有三世慶相承太平和氣其所兄
更延之耆期難老固未艾哉姻戚之祝與吾家
骨肉同也於是鄭項二君言曰是林氏遺德也
吾儕執觴以從再拜而賀

贈柯希齋先生六十壽言

柯子希齋先生登嘉靖癸未進士授南尚書戶
部郎未任疏疾歸時太夫人蔣在堂不忍輟朝
夕養留滯久之故事賜告不爲限庚寅歲輔

臣張羅峰太宰方西樵建議凡臣工養病踰三
平者俱停罷柯子乃遂小隱若將終身焉今則
二十有三年矣吾莆例停者林西谷副郎林養
翕侍御與柯子同也徜徉泉石任天遊也敬恭
榮梓隨年事也恬適交遊齊物情也探討墳典
企古修也亦三十餘年矣如柯子者而年獨少
人冀之觀之蓋亦舊矣柯子穎慧兼人其志弗
同於浮世伎倆奚居介毅自植其氣弗狂於近
古豪傑奚遜玄潛彌篤其學弗漫於尋摘章句

奚趨吾黨之冀之觀之抑有餘言耶西谷子曰
柯子弗可及養齋子曰柯子吾所畏也予長柯
子十年楚歸論交亦二十餘年於柯子六十壽
考蹶蹶而受贈言之役弗亦宜乎昔司馬太史
著書藏於山而史記一書肇義例發精蘊百代
宗之柯子作考要十卷於天文律曆發明特詳
宋史成諸勝國諸人可摘者多柯子節而正之
作新編二百卷華夷分嚴順逆義著功於史矣
其爲詞章隨事賦意出之以奇駸駸乎方古之

作者歌詠典則風人大雅有遺音焉甚矣希齋之美之兼也柯自叔祖竹巖公以大魁碩輔望重于時嚴君郡伯西坡公以惠愛胤之伯氏水部石莊以政學胤之縣尹仲氏易軒今武選副郎姪本又以昌世澤胤之人曰柯山其文乎道規誼範希齋其賢矣乎抑觀海內起廢之士皆削青舊革也以薦者同升聞巡察歲薦希齋謂文章政事也謂著述追古人獨立表雅俗也謂得名教之樂稱尚友之賢也孰弗欲見之希齋

重自爲後名實陶鎔大化涵泳帝澤亦安其
遇焉耳諸先公歷年留其餘鍾於茲日天倪物
外百祥竝臻提身端敎錫類有輝喜焉益兢懼
焉若寵亦當其會已爾遇者時行藏者道會者
數將承者養任重道遠行法俟命謂無難耶龍
門子潛心周禮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胡文定
春秋學精衛道匡時晚有合焉今

聖明撫世久達權易其弗錄舊德叙遺賢乎如
希齊者其弗行義達道據所學以翼昭明雍熙

之治乎故曰壽一身者所以壽天下也壽一時者所以壽奕世也六十者壽之初也予姑於其初卜之希齋妹壻周憲副章巖再拜言曰是贈也公勤勤惓惓其知希齋者與其冀弗亦弘乎其觀弗亦遠乎鯤其歌以從事

贈后峰董郡守擢浙江兵憲序

嘉靖乙卯莆中守延陵董后峰公擢浙兵憲整飭嘉湖慎選也仲春部檄至公欲去莆二山林子某僭爲贈焉林子撫楚歸二十有八載矣家

食靜觀煦於郡大夫蓋數公矣先是鄉士夫言
曰郡大夫能廣仁派惠用福于庶民好生以育
庶物民之悅之誦歌作焉識慕真野史有辭焉
吾儕竭情古處勤勤于匪曰言貌矧后峰公
感應孚耶林子思矣其弗惜公之去乎予唯唯
乃言曰公宇吾莆中允四閱禩始道之嗣齊之
教則洽矣嘗曰士者知耻賢者弼直允民懷刑
莆弗鄙人負吾豈莆負耶莆人於公宜焉終思
之曰公弗斷斷使人言隱弗察察使人戾叢弗

矯矯使人力瘁公有遺澤矣夫約已恪誼節用
愛人古有道則然矣俗靡于隨習壞於偷徵歛
訟獄惟意所嚮渝真削矩罔然掠吏稱速宦秩
冀必得之得者十之七矣公嘗語予若憤世也
其可以觀政矣邇者宇內多事百需匱縮王人
突來欲清鹽罪私者公曰莆人貧肩鹽貿穀誠
有之目力不足斗斛爲勞恐滋斃民弗應之稅
課聚征額則溢奸者錯徵無坊公定格彈壓人
無敢黷貨心乎民矣夫人能言之歲甲寅去郡

百里許海寇遵陸殺越人于貨公飭戎壘鄉堡
雄長捍遏寇格死生擒者凡若干人撫巡上其
事復有金幣之錫人奇之適嘉湖乏兵憲銓曹
以公補嘉徃績勵後業清世用人非慎選與公
操心危慮患深鄉郡連壤見聞弗眩忠勤自植
功緒可稽公其繫浙之望乎倭夷邇數省黠醜
無賴依憑交橫勢甚劇也偵伺蔽賊出沒聚散
我師弗知也斥堠疎賊堅壘深柵我師弗知也
不知慢也偏裨關志似也募卒戍侶相顧造次

今其有懲矣客兵急戰似也貪狼啗虎坑塹突
兀今其有悔矣有司視其釁當路轄其成一或
齟齬群策隳焉今其好謀矣皆公所常談者也
公於邦家股肱心膂救時行道誓不與賊一息
弘濟艱難浙東西所恃爲命者也某敢騁爲迂
談負古處之報耶師之象曰貞丈人吉無咎夫
用師利於得正而要在用老成人猷謀器業爲
衆所敬服公其丈人矣乎某丘壑偃蹇囿化於
雍熙陶和于高厚兵革流毒良用弗康浙通于

海閩連于浙唇齒之虞謂閩安耶維於公之行
以觀靖逆之報已爾其謂侈言耶庠士黃生逢
恩予婿也來告曰小子願聞贈言乃錄予言讀
之書諸圖公其鑒焉當有以教我

贈郡推纓泉張侯考績序

郡司理之職明刑已爾他官乏而攝其務則選
之優望於人弗隱也亦各蒞其方澤夫所部已
爾或檄于他郡集有衆譽人以弗專夫惠猶望
望然私也共萃之皆調績也君子以身任事以

志崇功以虛裒美以重鎮浮以確永能以遠紀
成其績與否優與劣皆自考也曰考績云者尊
賢使能國家之典其有豫乎自虞周而下道也
法也隨其時章焉纓泉張侯節推吾郡旣三載
乃以滿書告于巡察巡察曰簡書勤哉其守可
知也告于監司監司曰讞問允哉其識可知也
告于旬省旬省覈之曰庶事修哉其才可知也
侯於績庸弗良耶侯在官所內政肅五尺之童
不交外語出則鑰戶檢防門從弗窺一足訟牒

紛如閭閻隙達微曖遲遲而慎斤斤而辨猶猶而矜吏胥輩業業然罔弗矩節浮抑靡凡費視昔省者半乾沒蠹祛渝俗易風無侈佚無群飲無晝夜喧闐邑里秩如時徵簿罰倉帑賦積官有祿卒有餉民用以寧嗚呼侯之職章矣昔人言曰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繁而官僞法滋而飾多謂密而考弗能通也又有言曰傑異之能必養之儒館任之金穀居之諫諍讞刑習知邊事官無不歷較資取望局度

器識先之謂儲賢裕用也故殿最之課名實攸
徵其亦虞周之遺意與所以祐天下也所以濟
艱虞也所以消奸宄也於斯弗重耶吾將於侯
之行望之邇北鄙弗靖內外永憂調度也而是
兵難饋餉也而足食難攻戰也而知勇難召募
也而孚信難偵伺難於猝劇援守難於連絡詰
練難於致應鞭笞難於靜愿圖難而易必志士
仁人先憂遠猷庶幾能淑侯四明產也人文邁
往談者先之當宁求賢於今爲切侯往也登良

陟要亦思所以共濟時艱也乎司理考最侯之
餘者也予林莽者鄙所望於侯者大侯其勗哉

贈幕府袁子龍溪擢通判睢州序

余聞諸程明道先生之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誠哉言也夫士必豪傑也
不局於位而志弘不薄於祿而業廣不淹於任
而守堅此三者蓋自立也惠利諸民民視之如
父母然謂有濟者槩言之爾近世之仕識此意
者鮮矣位局爲抑祿薄爲乏任淹爲阻欲以濟

人其奚本哉袁子非近世之仕之儔由國子生
贊理吾郡質純貌拙言若不出口下車之初人
謂愉而不激沿而不興其果循良與甫半禩人
樂其愉悅其沿咸曰莆懼法無俟於激好靜無
俟於興官也與民宜而民弗宜之乎出納興化
平海二衛軍餉軍無漫語拙催科恪慮祇事不
至愆期督造圖籍某區某戶定矣猾胥無用其
詭視仙遊邑篆薪米自給惟稽故遵矩去濫俟
訟至則明清哀敬婉諭和平民咸悅服袁子入

覲民無翻覆言弗協于情者甲寅海寇登南日
寨哨卒莫敢當當道簡能袁子奉檄籌敵初格
殺弗利袁子齋戒焚香奠海矢言協力竝進却
者戮兵果勇銳斬獲群寇俘獻袁子居衛若邑
帥尉冠郡以捷聞撫巡藩臬諸公會獎金幣視
他功冠袁子於愛民隨事陳力其通才乎於位
奚局其守官乎於祿奚薄其堅職乎於淹奚阻
若袁子者其近世之仕之儔乎余曾閱郡乘景
泰間歐陽寧吾郡經歷紀者謂其風度閒雅政

事平實我莆二百年間贊郡者多而獨歐陽稱
又無奇邁可喜而止以閒雅平實稱非存心愛
物者與然昔之世民朴而淳能愛民者民必懷
之今非昔矣毀譽好惡多失于真袁子猶歐陽
也其知濟人夫而固得宦稱哉袁子官凡八載
今乃擢睢州通判蓋銓曹簡能也談者咸謂遲
云予昔長藩臬于汴知睢州之民直之俗質袁
子策之意焉猶治興而之睢則睢之戴必猶興
也余於是徵子望子矣余撫楚 踈歸今踈二

十春閱郡邑治狀匪寡澤辭爲好匪所願也一日鄉士夫過予西源談曰袁子蒞職歷歷可書茲行也公贈言其章之余曰曠禮與然去思之情輿情也厚道也余於是乎奚辭

贈四園盧先生耆壽序

四園先生耆東粵人也少優舉子業數奇弗售輒棄之以震器少明君可嗣業也則以其學教之少明弱冠舉于鄉隨登進士先生年方強仕夫儒者事進取雖皓首猶競也止于壯孰曰強

志先生抑抑自下惟恐后之弗可以爲難與人
於子貴遲迅若驚褊心侈色或踰素馬先生度
所量受如固有之弗可爲難與先生閒居澹適
於靜區數畝界爲四園東西南北樹所宜木陰
晴寒燠順懌祇冲事先也宴賓也俎豆芳嘉壺
觴脩腆親黨族里罔弗敬恭自安其力不裒于
贏其又弗可爲難與初封司寇郎繼封大夫
名則光矣四十而嚴教彰焉五十而祉榮萃焉
縉紳班行所鮮也少明提督學政副憲于閩爲

八郡人士師先生之學其及弗亦廣乎先生至
是年六十一矣六十者初壽也進而稀而耄而
耄而期固循臻若取寄然夫清秩懿望必豪傑
得之而輿言乃歆休康長齡造物者徃徃靳焉
非隱德奚以將之先生之壽其亦異諸人乎少
明門弟子乙卯鄉舉凡九十皆仰先生致壽言
焉吾莆解元黃懋冲而下暨方子攸賓予弟大
輪姪敦謙凡若干人謁予雞峰館爲詞曰少明
公模範小子輩澤飫如也謂四園源流弘衍非

與文宗有父幼學行矣鄉之耆舊於是乎在又
曰教始于家者也廣而錫類世道式穀於是乎
徵又曰悅者感易禎者應確粵惟前修天錫難
老先生其東粵聞人哉少明公其孝矣乎予乃
從而繹之曰壽奚貴道而壽樂而壽貴衛武公
抑畏榮啓期行樂百世而下人皆宗之世有貴
而壽而道非武公貧而壽而樂非啓期雖壽猶
怍也四園爲時聞人爲封君巨卿充其美其垂
休罔極乎中庸言孝先于有德而備極諸福而

銘言孝惡旨酒育英才蓋聖者孝之大也賢者
孝之述也君子者不失乎孝也予言也鄙奚能
彰之惟少明其敎我哉於是諸門人拜曰贈言
時哉其義大矣乃書乃价乃遙誦九如